

《诗经·国风》中的植物英译及中国文化意象的传达

梁高燕

(太原科技大学 外语系,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 文章在统计和总结汪榕培、潘智丹的《英译〈诗经·国风〉》著作中所出现的植物名称的种类、英译的基础上,从训诂学、名物学、文学翻译等角度对其英译进行分析。目的是考证其英译和文化意象的传达,希望对中国典籍英译实践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笔者首先分析《英译〈诗经·国风〉》共出现的79种植物英译,认为其中值得商榷的有“唐”、“荼”、“黍”和“稷”;然后提出相应的更能“传神达意”的翻译,尤其强调传达原作中特有的中国文化意象;还探讨了上述翻译欠妥的原因。最后文章简要说明了文化意象传达在典籍翻译中的重要性,并就《诗经》乃至典籍翻译提出了三方面建议。

[关键词] 《诗经·国风》英译; 植物; 文化意象; 典籍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1-0097-04

《诗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汉武帝时始称《诗经》,分风、雅、颂三大部分。“国风”共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十五“国风”^[1]卷前语。

作为中国的重要典籍之一,自19世纪以来不同的《诗经》翻译版本不断出现,架设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诗经》翻译卷帙浩繁,历史悠久,内涵博奥,代表着我国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2]汪榕培、潘智丹的《英译〈诗经·国风〉》是最新的选译本,笔者认为该译本是佳译,因为无论从语言、韵律还是意境的翻译来看,总体而言所选译的诗歌达到了汪榕培先生一贯提倡的“传神达意”的标准。其中出现的众多的植物的翻译尤其值得研究,因为这些植物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意象,体现了诗经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恋爱和婚姻风俗。文中笔者就《英译〈诗经·国风〉》中的植物名称英译进行详细考证,指出有待商榷的地方并探讨了更能传达汉语语言文化意象的英译。目的是考证其中的英译和文化意象的传达,希望对中国典籍英译实践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 《英译〈诗经·国风〉》植物名称英译及其考证方法

笔者对《英译〈诗经·国风〉》中出现的植物名称及其英译,出现的诗篇数及频次按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统计,最后按植物名称在中文文本中出现的频次按降序排列得出结果。统计结果显示,诗经《英译〈诗经·国风〉》共出现79种植物。上述79种植物名称中有待商榷的英译有“唐”、“荼”、

“爨草”、“彤管”、“黍”和“稷”。爨草和“彤管”英译的问题限于篇幅,将另文讨论。本文将从训诂学、文学和名物学角度对“唐”、“荼”、“黍”和“稷”四种植物英译逐一进行分析考证。下面将对本文的这三种分析角度或方法作简要介绍。

首先,训诂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训诂学指以法宗达、王宁为代表倡导的“古代文献词义学派”;广义的训诂学指以殷孟伦、许嘉璐等为代表提倡的“综合派”,包括词义生成学、微观文献考证学和古代文献词义考证学等等^[3]。本文说中的训诂学指的是狭义的训诂学。其次,考证植物名称的英译,需要从名物学角度分析。名物学是研究与探讨名物得名由来、异名别称、名实关系、客体渊源流变及其文化涵义的学科。名物学强调“将传统的名物训诂考据与现代的新的历史认知、观察、叙述方式相结合,形成其独特的‘三证归一’的学术方法。”“该方法强调从时间和空间上,从实物、图象和文字文本上,囊括名物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形态特征及其变化发展源流。”^[4]其研究目的有二,其一为“定名”——研究“物”的名称与用途;其二为“相知”——研究“物”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是什么。

再次,从文学角度考证,本文主要从文学底本和文学文本的互文性两方面考查。李玉良教授认为《诗经》乃至其他所有典籍翻译研究不仅应当仔细考察其底本,还要分析其翻译参考系统^[5]。因此考证诗经植物名称的英译,首先需要考查其翻译底本和翻译参考系统。从文学底本考证来看,李玉良认为“汪榕培译本的底本为《毛诗》。”^[5]“汪榕培《诗经》译本大致遵循了《诗经》是古代劳动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基本观点,比较突出《诗经》的文学特征。”^[6]

因此,对上述四种植物英译的考证,笔者拟通过查询

[收稿日期] 2010-10-26

[作者简介] 梁高燕(1974-),女,山西代县人,太原科技大学外语系讲师。

《诗经名物新证》、《〈毛诗品物图考〉所见之〈诗经〉植物考》、《诗经百科辞典》以及《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等等,并与汪榕培先生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二 《英译〈诗经·国风〉》植物名称英译考证及其文化意象的传达

笔者就《英译〈诗经·国风〉》出现的有待商榷的“唐”、“荼”、“黍”和“稷”的英译——分析考证,并提出了更能传神达意、表达中国文化意象的的英译。

(一) 唐

“唐”仅在《国风》的《邶风·桑中》中出现一次,《英译〈诗经·国风〉》中将“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中的“唐”译为 plant^{[1] 116-117},笔者认为欠妥。

1、从训诂学来看,此处之“唐”为草名,又名蒙、女萝、菟丝子。《尔雅·释草》云“唐、蒙,女萝。女萝,兔丝。”^[7]

2、从名物学来看,《〈毛诗品物图考〉所见之〈诗经〉植物考》中确认“唐”为“菟丝子,金线草”^[8]。《常用中草药彩色图谱》记载“唐是一种蔓藤缠绕植物,是旋花科里的菟丝子,它是绕枝附生在胡麻、花生和大豆等植物的嫩茎上的植物。别名有黄丝、黄藤子、豆寄生。属于一年生寄生草本,全株无毛。茎细,缠绕,黄色,无叶。生于田边、荒地及灌丛中,常寄生于豆科等植物上”^[9]。《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对应菟丝子的英文为 Chinese dodder 或 dodder。

3、从文学角度分析,该诗歌主旨是表达爱情主题。所以“爰采唐矣?沫之乡矣。”的“唐”应翻译为 dodder。因为《桑中》是一首关于男女相思聚散的诗。诗歌的前三章是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

爰采葑矣?沫之东矣。……”

分别以“唐”、“麦”和“葑”起兴,描述男女幽会恋爱的情景。该诗歌描述的是爱情不专,常常移情别恋的“花花公子”的爱情观。笔者以为,诗歌选择以这三种植物起兴,自有其深刻意蕴,实欲表达的是男子对美好爱情婚姻的渴望和憧憬——希望“情丝”能像“唐”一样在有情人心中攀附缠绕,相互吸引和依靠;希望爱情能像“麦”一样生根发芽,在心田充满盎然生机;希望爱情能像“葑”一样根深蒂固,情深意长。因此,此处的三种植物宜取其具象象征爱情,换言之,此处的三种植物不宜用概括笼统词汇“plant”,而应选用具体词汇“dodder”。在英语读者心目中“dodder”一词恰如其分地刻画出了“缠缠绵绵”儿女情长的恋爱中的男女幽会的意境和文化意象。

(二) 黍、稷

笔者统计“黍”在《国风》的《王风》、《唐风》、《曹风》、《幽风》等四首诗篇中出现七次,“稷”在诗经的六首诗中出现六次,均属国风诗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植物,而且经常同时出现。如《王风·黍离》中的“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英译〈诗经·国风〉》将所有的“黍”翻译为“millet”,将所有的“稷”翻译为“Sorghum”有待商榷。

从训诂学角度看,《汉字源流字典》云“黍,象形兼形声字。甲骨文像一棵黍子形,三叉像其散穗下垂,一年生植物。

《说文·黍部》:“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本义为黍子。”^[10]训诂学考证“稷”有三种含义,即高粱,谷类总称,小米。“稷”的植物学特征是穗大而毛长且粒大,实为高粱。“稷的历史悠久,名称亦最古,有诸如禾、苗、粱、秫、梁、粟、米等异名,又常用作谷类之通称。”^[11]

从名物学角度看,“诗经时代主要粮食作物是黍子和小米,即诗中屡屡并言的黍和稷。”^[4]黍,即黍子,去皮称为大黄米,品种分粘和不粘两种,粘者专称为“黍”,可以酿酒作糕,用来祭祀并是重要的食物和饮品。后人难辨“黍”与“稷”,误黍、稷为同一物。因此“黍”即北方人俗称的“黄米”,是黏米。“稷”即高粱或谷物类的总称,一般作为粮食和酿酒的原料,所以社稷一般用来祭祀,先民用来表达丰收喜悦和祭祀地神。“商周时期,黍稷是北方居民的主要粮食作物。……黄河流域是适合黍稷生长的好地方……”^[12]。另外,还有遗传学的考证说明,黍稷是起源于中国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最古老的作物。“从世界农业种植业的历史、作物起源的环境和黍稷的演化过程谈起,结合山西的地理生态特点、悠久的农耕历史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黍稷种质资源,说明山西是黍稷的起源和遗传多样性中心。”^[13]从古至今,小米因其富含营养价值而倍受民众喜爱,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时至今日,黄土高原仍然是我国小米的主要产地,如山西“沁州黄”、山东金乡县的金米、章丘县的龙山米,河北蔚县的桃花米并称为我国“四大名米”,其中尤其是晋东南的沁州产的小米“沁州黄”是全国知名的小米品牌。山西太原产的以“稷”即高粱为主要原料的山西老陈醋也享誉国内外。

从文学文本角度分析,诗经中许多诗歌均出现了对黍稷的描述,如《王风》、《唐风》、《曹风》、《幽风》,《王风》收录的是今河南洛阳一带的民歌,《唐风》收录的是山西翼城一带的民歌,《曹风》收录的是今天山东省西南部的定陶一带民歌,《幽风》收录的是幽国,即原陕西幽县后于1964年改为彬县一带的民歌^[14]。这说明在诗经时代的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一带广泛种植黍稷。这也印证了上述名物学和遗传学考证的结论,即黍稷是起源于中国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最古老的作物。

从文化意象传达来看,“彼黍离离,彼稷之穗。”其中的“彼黍离离”为“兴”,“彼稷之穗”为比。以“黍”之颗粒团簇、籽粒饱满暗示繁茂的样子,喻人丁兴旺、国家繁荣。古以稷为百谷之长,且属土,故祭祀谷神者为“社稷”。诗经中多次出现“稷”。稷苗垂而不伏,硬而不粘。即苗穗虽然下垂,但是主茎挺拔并不随风倒伏,比喻君子之风范——谦虚而有骨气。

总之,名物考证说明,诗经中的“黍”是黄米,是北方居民祭祖、节假日和红白喜事场合的美食。应译为“glutinous millet”,不应译为“millet”。因为诗经和其他古代汉语文献中的“粟”即谷子,去皮后称小米,其对应的英文才是“millet”。所以黍并不是小米,小米北方人一般用来熬粥或煮爱喝的小米稀饭。而“稷”不能全部翻译为“Sorghum”,因为该词的训诂学说明该词在古文献中还指谷物总称和小米。所

以《英译〈诗经·国风〉》在翻译“黍”时,由于缺乏对“黍”和“粟”的慎重考证而混淆了二者的英译;在翻译“稷”时,单纯把所有的“稷”译为“Sorghum”欠妥,因为诗经中的“稷”还可指谷类总称或小米。

另外须提及汉语语言文学中常用的词汇如“黄粱美梦”或“黄粱梦”或“一枕黄粱”等常被译作 golden millet dream, 这个英译中虽然出现了“millet”一词,但其实和《诗经》以及《诗经·国风》中的“黍”即“millet”没有任何关系。汉语中的“黄粱美梦”或“黄粱梦”或“一枕黄粱”常指代美梦,是汉语中的常用成语,也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独特文学主题和叙述方式。中国文学史上有众多的关于“黄粱梦”的文学故事,其重要标志是“梦”是连接两个世界的纽带,同时也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文化主题。“黄粱梦”的文学特征是通过梦境幻化时空,倒映人生,是道家思想的具体体现^[15]。

(三) 条

“条”字在《国风》部分出现三次。其一出现《召南汝坟》第一、二章“遵彼汝坟,伐其条枚。”和“遵彼汝坟,伐其条肄。”;其二出现在《诗经·豳风·七月》“蚕月条桑,取彼斧戕,以伐远扬,猗彼女桑。”其三出现在《秦风·终南》“终南何有? 有条有梅。”《英译〈诗经·国风〉》将上述三首诗中的“条”分别翻译为名词“forestation”、动词“trim”(指修剪桑树)和名词“white fir”^[1]。笔者认为《召南汝坟》一诗中的“伐其条枚”和“伐其条肄”翻译为“And cut the forestation”和“And trim the forestation”不准确,关键是“forestation”一词不准确,未能表达诗歌中的意境和文化意蕴,而其他两处的“条”翻译准确传神。

从训诂学来看,《召南汝坟》中的“遵彼汝坟,伐其条枚”和“遵彼汝坟,伐其条肄”中的条是指树木的枝条。如毛《传》:“汝,水名也。坟,大防也。枝曰条,干曰枚”《诗集传》云“斩而复生曰肄。”^[7]因此“肄”是指来年又新生出的木枝。

从文学文本角度分析,《召南汝坟》描写的是妻子对在远方服役丈夫的思念。所以如果将“forestation”改为“cut the flourishing branches”更能传神达意。因为两章意为“沿着汝堤往前走,砍伐木枝做柴烧。”诗人是以“伐其条枚”、“伐其条肄”来代表时间的推移,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中妻子对丈夫的思念愈加强烈,如同英译中的“flourishing branches”树日益繁茂的树木枝干一样,意味着来年的树木枝叶更加繁茂,而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也年复一年“春风吹又生”,绵延不断,所以英译中的“flourishing”一词可以让英语读者更好体会到诗歌以“疯长的树枝”来隐喻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如繁茂的枝条一样日久弥深,让英语读者感悟到“以树传情”的具体文化意象,并感悟到汉语语言文学中的常用的“诗言志”和“物传情”抽象文化意象。

综上所述《英译〈诗经·国风〉》中有四处翻译值得商榷,如将《邶风·桑中》中“爰采唐矣? 沫之乡矣”的“唐”翻译为 plant 《召南汝坟》第一、二章“遵彼汝坟,伐其条枚”和“遵彼汝坟,伐其条肄”两个“条”字翻译为“forestation”;《国风》中所有的“黍”翻译为“millet”,所有的“稷”翻译为“Sor-

ghum”。从训诂学、名物学、文学翻译等角度笔者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后认为上述四种植物“唐”、“条”、“黍”和“稷”分别翻译为“dodder”、“cut the flourishing branches”、“glutinous millet”更恰当。因为修改后的译文更能传神达意,把丰富的植物文化意象传达给英语读者。

三 启示和结论

笔者首先分析《英译〈诗经·国风〉》出现的79种植物英译,认为其中值得商榷的有“唐”、“条”、“黍”和“稷”;然后从不同角度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更能“传神达意”的翻译,强调传达原作中特有的中国文化意象。其中尤其《英译〈诗经·国风〉》中“唐”、“条”和“黍”的翻译值得注意,从语言学角度而言,三个词分别被翻译为“plant”、“forestation”和“millet”,其英译均采用了一般的“上义词”而非具体的“下义词”,即译者采用的是概括性词汇而非具体词汇,这可能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其一,可能译者无法确定这些植物的“名”,如“唐”和“稷”;其二,即使知其“名”而在翻译实践中却弃其“名”选其“属”(植物的分类依据的科、属、种之“属”),如“黍”;另外也没有对“稷”的不同含义具体区分。英译欠妥原因分析对典籍翻译实践有很重要的启示。由原因分析可知,文学典籍翻译应当重视对典籍原文的理解,即需要对文本中出现的“物”进行严谨的名物考证,同时应注重诸如直译和意译等翻译策略和技巧的运用,更重要的是要注重文化意象和中国文化的翻译。

另外关于《诗经》的研究和翻译,笔者建议文学典籍翻译,尤其是《诗经》在翻译为其他语言时,应作如下改进或说明:

首先,因为典籍所有的不同底本和不同翻译参考系统会造成翻译文本的差异,所以应在译本“前言”或“序言”中明确其翻译采用的底本和翻译参考系统是什么。这便于读者,尤其是汉语读者在阅读欣赏时进行参考和对比。

其次,应在译本“附录”中列出详细的诗经植物和动物名称和英译对照表及页码,以便让读者明确诗歌所言之“物”,并让读者将“物”之“名”和“实”对应起来,正其“名”,知其“实”。

再次,现代检索工具和语料库推陈出新使得对典籍翻译的大规模的语料和文本的分析成为可能。因此,希望诗经研究者和爱好者能建立专门的语料库或者诗经研究学会的网站,以供广大读者和译者浏览和使用。

只有通过上述多种手段才可以唤起更多华人对中国古典诗歌及其他中国典籍的热爱,对文学的热爱,并挖掘古典诗歌乃至中国古典文学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这对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 [1] 汪榕培,潘智丹. 英译《诗经·国风》[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 [2] 李玉良,于巧峰. 《诗经》翻译中的难题与对策[J]. 宜春学院学报, 2009(2): 55-59.
- [3] 杨光荣. 训诂学的现代观念[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

- 社会科学版). 1995(2): 61-68.
- [4] 扬之水. 诗经名物新证[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 82.
- [5] 李玉良, 王宏印. 《诗经》英译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4): 36-39.
- [6] 刘重德. 阅读汪, 任译注《诗经》后记[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6(5): 1-5.
- [7] 迟文浚, 宋绪连, 鲁洪生. 诗经百科辞典[Z].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98.
- [8] 南基守, 高载祺. 《毛诗品物图考》所见之《诗经》植物考[J]. 韩国东方汉文学, 2001. (2).
- [9] 徐国钧, 王强. 常用中草药彩色图谱[Z].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 [10] 谷衍奎. 汉字源流字典[Z].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125.
- [11] 马瑞江. 稷名实考[J]. 中国农史, 2000(04): 96-101.
- [12] 王志芳. 《诗经》中商周时期农作物的考古学研究[J]. 农业考古, 2006(06): 20-23.
- [13] 王星玉, 王纶, 温琪汾, 等. 山西是黍稷的起源和遗传多样性中心[J].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2009(03): 23-25.
- [14] 杜长明. 清雍正梓《十五国地理图》[J]. 地图, 2004(3): 75-76.
- [15] 孙国江. 中国古代“人生如梦”思想影响下的黄粱梦故事[J]. 阴山学刊, 2009(04): 18-21.

On Discussion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Regional Songs from the Book of Poetry” and Render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Images

LIANG Gao-yan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carried out a detailed research on the plant names, their correspondent translation and their occurrence in Regional Songs from the Book of Poetry. The English Version translated by Wang Rongpei and Pan Zhidan were the target of analysi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plants in this version we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s, literal texts and the study of “objects and their functions”.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plant names and their render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images, hopefully it boasts traces of implactions for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 works. Firs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were around 79 kinds of plants mentioned in it, among which four were found to be mistranslated. They are “唐”、“荼”、“黍”和“稷”. In addition better version of English translation—not only in terms of the proper names of the plants, but also their correspondent Chinese cultural images were discussed and offered. Then the reasons for such mistranslation were analyz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ndering Chinese cultural images were touched. What’s more, thre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better study and rendering the Book of Poetry and other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works.

Key words: Regional Songs from the Book of Poetry; Plant Cultrual Images;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Works